

邵阳文史資料

第七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邵陽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邵阳文史资料

##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六月

# 邵阳文史资料

## 第七辑

邵阳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邵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邵阳市城北路35号)

主编 马少侨

编审 颜君卿

责任编辑 谢道锡

会員交市編委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印制

\*

1987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8×1092 1/32 字数190000

印数1—3000册 工本费1.50元

## 目 录

伞兵上校刘农畯起义经过	谢德明(1)
段梦晖在家乡	段汝文(21)
段梦晖与《中央日报》	董仲卿(28)
教育家姚平阶先生事略	唐宋、李梦庚、唐延祜(35)
李抱一生平述略	苏缙如(42)
衡阳访问蒋廷黻	龚业隆(55)
我所知道的刘策成先生	柳青萍(57)
回忆父亲黄麟	黄则仪(68)
回忆父亲曾志素	曾惠平(74)
回忆叔祖父刘馥	刘善述(84)
回忆先君谭公心休	谭涤予(88)
张炯夫妇北平脱险记	朱奇平(91)
李柏荣先生轶事	李镇湘(93)
魏光焘生平事迹述略	宋秀元(97)
湖山老人述略	魏光焘遗著(102)
蔡锷家乡调查资料及其它	谢本书(111)
重庆纪行	刘寿祺(135)
留东杂忆	陈新宪(173)
我与《新化日报》	刘石九(185)

我在邵阳解放前夕	李春生(199)
刘建章先生在邵阳解放前后	季夫(203)
国民党中央陆军军校第二分校在武冈	吴启仁(210)
回忆我在陆军105师	潘鉴(225)
随军到缅甸	张国强 罗春林(232)
长春起义回忆片断	车国权(237)
回忆邵阳解放时首批学生参军	曾惠平(241)
资东书院史略	谢博、黄坤生、陈汉云(244)
解放初邵阳地方干部学校概述	容恒、任燕瑞、杨剑辉(254)
资江公学纪略	苏瑶(263)
从投考到学习	周岸(275)
我在资江公学	马少侨(281)
解放前的邵阳开明书店	孙纯贵(289)
娄底铁路修建工程纪实	马少侨(295)
邵水渠化工程	苏缙如(317)
邵阳旧丧礼	伍东白(325)
征集文史资料启事	(335)

## 伞兵上校刘农畯起义经过

谢德明\*

1949年5月15日清晨，在我国连云港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伞兵上校刘农畯率领一支全副美式装备的蒋家嫡系王牌军——伞兵三团全体官兵起义。5月18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刘农畯及全体官兵发来了慰勉电：“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派集团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雄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新中国的伞兵而奋斗！”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农畯为创建新中国的新型伞兵部队而呕心沥血，成为新中国伞兵创始人之一。

### 探求真理

刘农畯，又名守謇，别号华珊。1912年农历2月，出生于湖南邵阳东乡江边村龙古塘（今邵东县黄陂桥乡五一村）。为探求真理，1925年，刘农畯来到了邵阳景文中学求学，受到了蒋昨非、罗卓云、贺民范等老师的进步思想的薰陶，思想日趋进步，敢于同封建势力决裂。1926年，年近14

\*作者系邵东县党史办副主任

岁的刘农畯随叔叔刘惊涛（省农协特派员、宝庆农民协会副会长）积极投入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组织儿童团站岗放哨，并担任儿童团团长。他不畏强暴，在白色恐怖之中，手提石灰桶，到处写标语，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和“减租减息”。1927年1月，经刘惊涛介绍在长沙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认真学习共产主义ABC，从此，开始懂得“共产党是真正革命的”。3月中旬，随学校组织宣传队去萍乡工作，负责筹建儿童队。“马日事变”后，刘农畯跟随叔叔刘惊涛一起援攻长沙反动派（路经黄陂桥时，被父亲劝阻回家）。5月28日，由于内部发生兵变，刘惊涛等八名农运领导惨遭杀害。从此，刘农畯与党失去了联系。

1931年1月，17岁的刘农畯毅然离乡背井赴南京三民中学求学，想寻找革命道路。同年四月，考入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这所学校本不是军校，而在他入校之后，学校被军队接管，改为军校，这样他就成了国民党军队的技术学员。

1943年3月，刘农畯来到国民党陆军大学学习，在这里，结识了地下党员段伯宇和进步同学贾亦斌等，他们在一起组织“同乡会”、“联谊会”，利用聚餐联络感情，交朋友，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当时刘农畯的爱国思想日益强烈，主张抗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使他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加入共产党，并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入党。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也是地下党对起义工作的重要部署。他决心到共产

党部队去，到解放区去。从此，刘农畯找到了人生的归宿。

## 密谋起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农畯已毕业于陆军大学，被任命为国民党伞兵司令部参谋处上校参谋主任。为了掌握兵权，准备起义，在刘农畯的争取下，1948年1月，他担任了伞兵团团长。部队驻南京附近，刘农畯在南京的日子里，经常和段伯宇、贾亦斌等陆大的同学，在一起揭露蒋介石的独裁、内战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刘农畯对八年抗战之后，又发动内战，非常不满，对四大家族的贪污腐化，更为愤恨。他们原打算在南京举行暴动。趁国民党的战犯南逃时，刘农畯率领伞兵团占领机场，贾亦斌率领预干总队占领紫金山，统统把他们抓住。但计划尚未就绪，蒋介石和一些战犯就溜走了。同年5月，刘农畯奉国民党国防部的命令，率领伞兵三团赴上海担任机场警卫任务，他高兴极了，刚来到上海，就秘密的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根据党的指示，调派一个营的兵力归段伯宇指挥，担任上海交通执勤任务，保证了当时地下工作人员的交通安全。刘农畯当时的思想是向往解放区，当他深知上海地下党的经费和粮食十分紧张时，主动拨出银洋五千，并要上尉军需邓利华（亲戚关系）送去，邓当时向刘提出：“这么多银洋给他们，我们到台湾怎么打移交？”刘农畯说：“你不要管，由我负责。”尔后，又用留守上海家属之名，拨出粮食二万斤给上海地下党组织。除此之外，刘农畯还对那些奸商毒品，一经查出，就

焚烧罄尽。尽管上海警卫司令多次责怪他没有上缴，但他毫不畏惧，一如既往。而对于上海地下党的活动，他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承担一切责任。一次上海地下党组织印刷了四十多万元的钞票被查获出来，刘农畯闻讯后，便以团长的身份奔赴现场，给予秘密转移。

在上海这段时间，刘农畯和段伯宇、贾亦斌经常召开秘密会议，研究伞兵起义问题，他们曾考虑三种意见，一是力争全部起义，要有单独行动机会，这样对瓦解蒋军震动较大；二是利用行动机会拖散拖垮；三是如果留在上海，就在火线起义。

1949年1月，上海局策反部委员李正文受党组织的派遣，正式同刘农畯、段伯宇、贾亦斌三人取得了联系。当时他们三人策反起义的重点，不是放在自己所领导的那一部分的军队上，（原因是他们觉得人数太少）。而是拟定了一个宏伟的规划，准备策动更多的国民党部队起义。通过他们三人的共同努力，同意起义和建立工作联系的有国民党上海铁路指挥官段仲宇（段伯宇的弟弟）、工兵上校团长王海乔，江苏省保安总队少将总队长、驻安徽芜湖的一个旧西北军中将王修身，驻南口的一个西北军中将军长于兆龙，在南京负责伤兵工作的郭蕴章等，都准备在解放军渡江作战时里应外合反对国民党。他们原打算在上海只等解放军炮一响，刘农畯就率领部队控制机场，其它部队一齐部署起义，也曾想蒋介石到上海时，在飞机上把他抓起来。上海党组织认真研究了他们的计划，认为“计划太大，难以实现”。最后决定

分别起义。

1949年3月某日，蒋介石潜来上海，召开军事会议，布置长江、京（宁）、沪、杭三角地带防御，命令残部，要和共产党对抗到底。会议结束，蒋介石单独约见了刘农畯，对他说：“我当初在黄浦就是依靠一个团起家的，将来到台湾后，就以你这个团作卫队，到那时我提拔你为少将师长。到了台湾，我们要重整军队，东山再起。”刘农畯听后只是笑了笑。

蒋介石常听杜聿明提起这位精明能干的团长，既英勇善战，又善于养兵，先后经过交通、通讯、机械化三所军事技术学校严格训练，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陆大特七期，几乎掌握了从地面到空中作战所需的全面军事技术，还具有调动军队、指挥作战的能力。因此，军事会议一结束，蒋介石就单独留下了他。

刘农畯将这一紧急情况立即向上海局策反部李正文反映。党对于国民党伞兵极为重视，早在1947年就开始作这支部队的工作，想保留这支部队，作为新中国的伞兵。一听说蒋介石要将这支部队拉到台湾，于是立即开会研究。4月初，李正文向刘农畯、段伯宇转达了党的决定：实行第一个方案（率部起义），从长远利益来说，到台湾去是好的，但从现实意义上讲，象你这样的嫡系部队，突然宣布起义，对瓦解敌军内部，配合渡江战役，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影响……。这次起义，争取海运，在通过警戒线后，开往连云港。刘农畯态度非常明朗，当场表示：“我没有什幺意见，

坚决服从党的决定，执行第一个方案”。

事后，刘农畯、李正文、段伯宇三人对起义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进行了认真分析，有利因素：一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已经处于崩溃状态；二是美帝国主义正在惊惶失措，三是人民解放军快要渡江作战，全国胜利在望。不利因素：一是全团党员太少，工作基础不够好；二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吴淞口外，有一艘最大的炮舰，专门监视着北去的船只；三是连云港外，经常发现美国兵舰巡逻；四是在沿海天空经常有美蒋飞机侦察。最后，段伯宇满怀信心的对刘农畯说：有利条件是主要的，困难是存在的，但是我相信你是有办法的。”刘农畯微笑地接着说：“海阔天空，几只兵艦和飞机封锁不了的，在船上只要我们准备得好，处置得好，有同归于尽的决心，我们的同志虽然少，只要采取各种活动的方式，谁也不知道有多少党员，把最反动的分子监视起来，必要的时候采取坚决的措施，凶恶的猛兽在雪雨交加的恐怖之夜最老实！即使万一发生意外，我们几个人在中国革命史上也写下了不平凡的一页。蒋介石下野的时候，还念不忘伞兵……一旦宣布起义，他能不惊心动魄，草木皆兵？”李正文、段伯宇听刘农畯对起义的决心和时局的分析及其部署，非常高兴，并表示完全同意刘农畯的意见，赞扬刘农畯已在为党和人民做着一件大事。上海党组织为配合刘农畯起义，派白力行为领航员，武成纪担任轮机和通讯，并由周其昌联系和刘农畯见面。

正当刘农畯接受上海局策反部起义命令时，伞兵司令部

参谋长突然下令，要将伞兵三团与军械处并入第二梯队（原计划第三梯队），由他率领一起南撤。

一天清晨，刘农畯陪同伞兵司令部参谋长戴杰夫来到港口司令部段仲宇的办公室，说明该参谋长来沪的任务是带领伞兵部队包括伞兵三团开赴鼓浪屿。刘农畯显然是利用合法的机会，将伞兵三团的动向告诉段仲宇，以便取得帮助。段仲宇为了给伞兵三团创造单独行动的机会，以便全团完整地起义，他向戴杰夫指出，伞兵三团一营在铁道军运指挥部有警备任务，暂不能撤出，同时利用该参谋长想得到较多运输吨位的心里，他又主动承诺在伞兵调走时，尽量解决所需要的船只。这样戴杰夫只得同意待有部队接替之后，伞兵三团一起南调，并提出届时调拨吨位一定要宽裕些，段仲宇慨然应允。这样刘农畯就有了单独行动的条件。

刘农畯率领伞兵三团起义的斗争中，除了参谋长戴杰夫要率领军械处伞兵三团一起南撤这个阻力外，还有一个阻力，就是伞兵三团的副团长姜健与该团的政工人员串通一气，阻挠刘农畯的工作。为了排除内部顽固分子的阻挠，刘农畯和段仲宇商定，利用他们争先南逃的心里，调拨船只叫一些顽固分子作先遣人员，南下设营。经过上述措施，排除了内外的阻力，又争取刘农畯单独行动的机会，为起义准备了先决条件。

为了执行党的决定，在4月5日准时起义，段仲宇派联络参谋李春华联系调拨了“中——102”号登陆艇，是国民党当时仅有的四艘登陆艇中最好的一条，它可载人，又可载坦克、大炮、汽车，船上还有雷达等完善的通讯设备。几个

月来，这条船频繁地来往于台湾、福州、上海之间。这艘登陆艇交给了刘农畯接管后，刘农畯为了帮解放区多带点钱财和物资，曾对伞兵其它单位说，愿意帮助他们撤退东西，就这样把国民党不少的黄金、银元……带进了解放区。

上海党组织考虑起义需要，决定在伞兵三团成立党支部，由周其昌担任书记，主要成员有刘农畯、陈家懋、李贵田、孟虎等，负责领导处理起义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4月10日下午，刘农畯召开了伞兵三团连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布置了上船离沪的有关事宜。

4月12日，正当部队陆续上船的时候，刘农畯带领几个党员到船上进行全面巡视后，就起义时在船上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如下部署：①为了保证船只航行安全，要求各营、连将成箱的弹药一律上交团部，由团部指令专人负责保管；②为了减轻船上的拥挤，要求分配在大舱里的一、二、三营各连一律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等较大武器，存放在舱板下面，便于士兵休息；③从各连、营抽调一些班长和士兵（骨干）组成纠察队，负责船上航行时间全船的纠察工作；④在船上架起临时电台，以便必要时联系。刘农畯对船上的重要部位、交通重点，都考虑了必要的控制办法，宣布团附李贵田为行船指挥官，负责弹药安放，舱位安排，监定装载计划；周其昌、孟虎担任正、副队长；陈家懋掌握全航动态及各方面的联系等；团直属部队住在甲板下面，以控制大船里的各个连队，而刘农畯自己掌握指挥塔和负责指挥全盘工作。

4月13日清早，只见人员、物质、车辆等源源不断地

吸进“中——102”号登陆舰的舱房里，各单位的装载基本接近完成。刘农畯亲自到船上每一个角落，看到弹药装置严密，部队及军官的配置合理，家属安置妥当，电话线、广播线均已装好，新的纠察队已经成立，各重要地方都设有岗哨，一切就绪，刘农畯暗自高兴。码头上的人逐渐少了，刘农畯应约去码头附近舒忻家里，舒忻代表党组织和田云樵向刘农畯道别，并亲切转达了组织上的关怀和要注意的事项。刘农畯和舒忻谈话后，握手告别，回到船上，正要下令起锚，一辆小轿车飞驰而来，原来是留守上海监督伞兵各团起航的伞兵司令部的一个处长“送行”来了。

处长在船上巡视了一遍，只见全团士兵手抱空枪，坐在紧闭的第二层舱里，武器弹药集中在上了锁的底舱里，三层是连、营各级军官的单舱，军官们大多带着妻儿，可手下无兵，副团长姜健得到了刘农畯的格外优待，把他的老母、妻、子都接到船上，住在舱尾的头等舱里，由孟虎亲自警卫，甲板两侧机枪相对，重要关口，都设有岗哨，而刘农畯自己坚守指挥阵地，总管一切，白力行、武成纪全副武装守在指挥室，处长看完一切，满意地对刘农畯说：“表兄的部队，此行很好，听说你到台湾还要高升，恭贺！恭贺！我看你船上布置很周密，表兄真有办法，前次我送二团启航时，赵团长告诉我准备了很多麻袋，途中只要发现共党分子，就把他们塞进麻袋，仍进大海，我认为他严格有余，组织布置，不如你周密”。

刘农畯轻轻一笑说：“处长先生，赵团长对共党分子的

处置也值得效法，我这里虽然麻袋不多，但绳索还不少，请处长放心”。处长听后高兴地说：“我代表汤（伯恩）司令、陈（大庆）司令、张司令等长官来为你送行，祝你胜利，前途远大，为国争光！”

处长正准备下船时，突然又警觉地问起刘农畯说：“你团的政工人员呢？”刘农畯迅速地回答：“他们肩负重任，我让他们坐飞机先行，到台湾安排营房，打前站去了。还有戴老板当年侍从副官，我提升他为驻沪留守处处长，给他一笔款子，让他照顾留沪家属”。“好！你想得周到！”处长放心地走了。

### 船上斗争

1949年4月13日下午3点，刘农畯下令起锚，在长鸣的汽笛中，船身一晃，离开了码头，在黄浦江中破浪前进。

船出了吴淞口，沿着台湾方向航行。刘农畯走下指挥塔，带领白力行、武成纪和他的弟弟警卫连连长刘锦等人在船上巡视了一遍，船上除了呼噜声，就是怒号的海风卷起海涛对登陆艇的冲击声。副团长姜健一直在甲板上，观看航线，当他确定登陆艇已航行在去台湾的航线时，也就放心的回舱休息去了。

正当船驶到大揖山、花鸟山附近时，已经是沉沉的黑夜，周其昌轻轻地走到刘农畯身边，带着激动的心情说：“团长，时间快到了”。这时刘农畯也感觉有点紧张起来，不看看手表，只有十分钟了，他转头问白力行：“航线到了没

“有”，白力行很快回答刘农畯，“到了！”刘农畯又问其他同志，都说准备好了，刘农畯和周其昌、陈家懋、李贵田、孟虎等同时对好了表，刘农畯下令：“按计划10点钟开始行动，现在分别到达规定的岗位”。正好10点整，在寂静的夜半间，只听见报务员许成生那哄亮的声音，“报告团长，国防部急电！”郑重其事地把一份预先准备好的电报送给刘农畯。十几分钟后，刘农畯召开了营团军官紧急会议，宣读了电文：“伞兵三团立即开赴青岛执行紧急任务……”军官们听了如雷轰顶，顿时大惊失色，这时大家议论纷纷，明明叫我们开赴台湾，怎么又要我们到青岛去，我看国防部混蛋，老头子昏了头！刘农畯扫视了大家一眼，说：“可能青岛情况紧急，上海兵力有限……姜副团长、李团副你们看怎么办？”姜副团长愁容满面地说：“怎么搞的，朝令夕改？”李贵田接着说：“军队的行动，千变万化，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总不能这样使用我们伞兵三团，青岛已成了孤岛，早是共军瓮中之鳖，为什么还要把我们送去当炮灰！”刘农畯又向几个营长扫视了一眼，问他们怎么办，一营长说：“听团长决定！”有些表示同意。这时有一位营长对电报产生了怀疑，问“电报从那里来的！我看是假的，”刘农畯说：“电报是上海张司令转来的”。并命令许成生把来电译码及译稿原文，置于桌上，让大家传阅，几十个军官瞪圆了眼睛，盯了半天，也找不出破绽。一营长钟汉勋说：“电报怎么能造假，我看是真的！”刘农畯又接着说：“既然是命令，我们应该执行，现在我们决心马上调头，开往青

岛，姚副官，把船长、大副、二副找来，我给他们下达调头向北航行的命令。”军官们一听有的心惊胆战，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直冒，姜健慌了手脚号叫：“我的老母，我的全家……”面对这种情景，刘农畯狠狠一拳砸在桌子上：“不要惊慌，我有言在先，要和大家同生共死，对官兵，对眷属，我都要负责。”正在这时，船长等三人来了，刘农畯严肃地对他们说：“现在我们奉国防部的命令，开往青岛，刚刚我们召开一个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行动，把船调头。”船长听到命令，吓得嘴唇直打哆嗦，低声说：“团座，此事非同一般，我想拍个电报给招商局打个招呼，再作决定。”刘农畯果断地回答：“这是军事行动，要保密，沿海一带共产党军队很多，电报要是给他们收了去，我们一切就完了。所以不能向外发电报，何况登陆艇现被国防部征用，一切都应听我们调遣。”通过一系列工作，船长无奈，要求团长签发文字命令，刘农畯爽快地答应：“可以，姚副官你叫书记官黄牧龙马上办理。”

当船长回到船长室门口，发现无线电已被控制，要道口又增设了许多岗哨，而白力行、武成纪已全副武装进入驾驶室。船长思忖着，基本上明白这船是起义的，回到自己房间，并叫来大副、二副等，悄悄议论：这次行动，布置异常周密，团长的几名助手，牢牢控制着全团官兵和武装弹药及其一切要害部门，我们是不是成了重庆号第二。

刘农畯回到了指挥塔，白力行、武成纪正在紧张的监视船员的工作，船上除少数巡逻人员以外，都入睡了。海风逐